

# 语言接触与现代汉语中的英源类词缀

吴 岚,刘祥清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现代汉语英源类词缀的产生是语言接触对汉语构词层面影响的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融合了汉、英两种语言的构词特点。汉语中的英源类词缀促进了汉语派生构词法的发展,是外来语素成功融入汉语大系统的典范。

**关键词:**语言接触;类词缀;英源类词缀

类词缀指介于词根和词缀(语缀)之间的语素。这一概念是在现代汉语词缀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提出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认可的。汉语词缀的产生和发展是汉语语言本身连续发展的结果。在词缀形成的渐变过程中,类词缀作为由实词向词缀演化的中间产物,其出现是必然的。类词缀在新时期大量产生与语言接触不无关系。在与英语的接触过程中,汉语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英语派生词。对译英语派生词,促使或直接影响了现代汉语中类词缀的产生。本文试图说明汉英语言接触是现代汉语类词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英源类词缀使用范围广、频率高,在现代汉语的构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外来语素成功融入汉语大系统的典范。

## 一 现代汉语类词缀的界定

复合法和派生法是现代汉语的两大构词法。派生构词是指在词根上附加词缀的一种构词法,如“老师、钉子、木头、阿姨”等。由于汉语不是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词缀系统并不十分发达,派生构词法不是汉语的最主要构词方法。朱德熙先生明确指出,“词缀都是定位语素”,“真正的词缀只能粘附在词根成分上头,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联系,没有意义上的关系。”<sup>[1]</sup>严格按照这种标准的话,可以称得上“词缀”的,只有“阿、第、初、老、子、头、儿”等少数的几个。1979年,吕叔湘先生明确提出“类前缀”和“类后缀”的概念,他说:“汉语里地道的语缀并不很多,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然而还是差一点儿,只可以称为类前缀或类后缀,

……说他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还得加个‘类’字,是因为他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存在这种类前缀和类后缀可以说是汉语语缀的第一个特点。”<sup>[2]</sup>除了吕叔湘先生,还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词缀系统中的复杂情况,并对类词缀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关于“类词缀”的界定问题,一般认为应符合以下几点:第一,意义仍然存在,但开始不完全虚化,产生了某些附加意义;第二,构词能力较强,可以产生大量的新词语;第三,某些语素分布位置具有“定位性”,开始具有“粘着性”。

类词缀的提出,反映了现代汉语词缀与词根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定这一事实,是众多研究者不断深入探讨汉语词缀系统的复杂性,并不断发掘汉语自身特点的结果。

## 二 语言接触与类词缀的借入

### (一) 语言接触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主要指语言内部接触和语言外部接触。前者是双语人心理词库中的两种或几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口头交际形式,又称为直接语言接触。后者则指语言应用过程中,两种或几种语言经由文字传播或文献翻译等途径所发生的接触,即间接语言接触。语言接触还可分为亲密接触和文化接触。亲密接触是指同一语言社区使用两种语言所产生的接触。文化接触是由于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不同语言之间发生的接触。<sup>[3]</sup>

收稿日期:2008-10-10

作者简介:吴 岚,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刘祥清,男,湖南祁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布里尼辛格 (Brenizinger) 认为广义的语言接触还包括一种语言广泛传播或使用于其他语言区域, 从而对当地语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sup>[4]</sup> 语言接触的结果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有不同的体现, 比如借词 (loan words) 的增多、音系和语法模式的演变、语言形式的混合以及各种双语现象的普遍出现。<sup>[5]</sup> 纵观人类语言的演变历史, 几乎任何一种语言都会阶段性地或连续地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 从而使自身的特点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 语言接触对语言的发展演变意义重大, 忽略了任何一点由它带来的影响因素, 都不可能对语言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 (二) 语言接触——现代汉语类词缀产生的外因

萨丕尔 (Sapir) 说过: “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是——‘借贷’, 甚至形态成分也可以搬过来。”<sup>[6]</sup> 汉语与英语在形态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 因此在形态方面的借用并不十分显著。英语是印欧语系的一支, 属于屈折语, 形态丰富, 词根加词缀的派生构词法历来都是英语里一种很重要的构词法。历史上, 英语还一度从其他形态丰富的语言中引进过词缀, 作为自己的构词要素, 如来自希腊语的 *kib-, poly-, -ic, -ism*, 来自拉丁语的 *-al bi-, re* 等。在汉语的构词体系中, 复合构词法一直都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在汉语双音化的大潮中也产生了一部分派生词, 但在汉语中派生构词法始终不是最主要的构词法形式。改革开放以来, 汉语同外来语特别是英语的接触日益频繁, 英语派生构词的方式简便易行, 既能表达大量涌现的新事物、新概念, 其构词方法又相对简单, 无意中暗合了人们对现代用语的需求, 于是人们对之特别青睐。汉语的特点决定了汉语语词不可能跟英语的派生词完全相同, 于是介于词和词缀之间的类词缀成分产生了。在表意上带有浓重的汉语特点, 在方法上使用了派生构词法。

中国老一辈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外来语对汉语类词缀产生的影响。王力先生于 80 年代在《汉语史稿》中指出: “五四以来, 由于西洋语言的影响, 现代汉语有了一些新兴的名词词尾, ……真正新兴的名词词尾是‘品’、‘性’、‘度’等。……‘性’字和英语词尾 *-ty, -ce, -ness* 大致相当。这也是受了日本译文的影响。日本人把英语的 *possibility* 译为‘可能性’, *importance* 译为‘重要性’ (‘重大性’), *impermeability* 译为‘不渗透性’ (‘不可渗透性’) 等, 我们都采用了。当然我们自己也创造了一些。”<sup>[7]</sup>

现代汉语派生构词的能力虽然有了明显的增

强, 但始终没有动摇汉语复合构词的主导地位, 并且由外来类词缀构成的词语虽然大多具有新颖的特点, 但往往又具有偶发性而难以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稳定并积淀下来。

## 三 现代汉语在类词缀上对英语的全面吸收

改革开放以来, 汉英语言接触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阶段。除了在现代汉语第一阶段产生的外来类词缀“非、反、性、主义”等还在继续使用以外, 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又催生了一批新的英源类词缀, 如“零、迷你、的、吧、门”等。虽然英源类词缀是在翻译英语的影响下产生, 但在活跃的语言环境下, 它们的引进和使用并没有遭受排斥, 而是利用类推机制, 大量构词, 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 音译词作为汉语类词缀的应用

汉语中的前缀“迷你”最早出现在“迷你裙”一词中。英语的 *miniskirt* 原意为“短裙”, 汉语借入后采用半音译半意译的方式, 就有了“迷你裙”。在借入的早期阶段, 这些外来语素只存在于几个借词中, 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停留在借词的整体概念上。如“迷你”一开始只出现在“迷你裙”中, 但是随着这一新鲜事物的流行, 人们对“迷你”有了一定的认识, 并尝试将其用于表示其他“小、短小”的物体, 所以汉语就有了“迷你收音机”、“迷你音响”等新词。

汉语的“的士”本是英语 *taxi* 的音译词, 却被人用作词缀构造新词: 在“的哥”、“的姐”中用作前缀; 在“面的”、“摩的”中用作后缀。“吧”译自英语的 *bar*, 作为自由词的 *bar* 在汉语中却以前缀的身份派生出“吧台”、“吧女”; 以后缀的身份派生出“酒吧”。同样是自由词的 *bus*, 在汉语中用作后缀构造新词“大巴”、“中巴”和“小巴”。“可乐”译自 *cola*, 却这样出现在句子中: “娃哈哈的‘非常可乐’大有把可口可乐取而代之的架势”, 即把它当作后缀使用。随着外来语素意义的虚化和构词能力的增强, 它们开始具有本族语构词语素的特点, 并逐渐语法化为构词类词缀。

### (二) 意译词或词缀作为汉语类词缀的应用

“零”原意是表示数的空位, 如“一百零一”。由于语言的交流与接触, 在翻译一些科技术语时, 英文中的 *zero* 常与一些名词搭配, 多数译法是将“*zero* - X”译成“零 X”, 如语言学中的 *zero* - level 译成“零层面”, *zero* - translation 译成“零翻译”。后来“零”开始与其他汉语词搭配, 表示对 X 的存在状态或变化过程的否定, 如“零投诉”。有时还含有一层隐含义, 如“零利率”, 它不但表示“没有利率”, 还隐

含“一般情况下储蓄总会有一定的利息而现在却没有”的意思。“零”的意义进一步虚化为“从零开始”的意思,如“零起步、零突破”。<sup>[8]</sup>随着构词能力的增强,“零”慢慢由表示“空位”的实词语法化为意义虚化的类前缀。

英语中的后缀“门”导源于“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水门事件”之后每当国家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便通常会被国际新闻界贯之以“×门”(gate)的名称,如“伊朗门”(Iran-gate)(美国以武器交换人质,违背了其不屈服于“恐怖分子”的态度)、“虐囚门”(prison-gate)(美军在对伊战后,虐待战俘的军事丑闻)、“拉链门”(zipper-gate)(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等。虽然“门”最初与政治因素有关,但实际上今天频繁使用的“门”已经不仅仅限于政治事件了。“门”在仿译的基础上加以推广,使之可组词的范围更大,应用领域更加广阔,从政治领域蔓延到娱乐、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只要是影响较大且是较坏的事情都可以用“×门”来表示,如“艳照门”(香港艺人陈冠希与多位女艺人的不雅照片被非法公布于网络的娱乐圈丑闻)、“杨帆门”(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杨帆辱骂逃课学生事件)等。“×门”这一形式具有粘着性,后面一般附加“事件”、“丑闻”等词语。这里的“门”与汉语的实词素“门”没有语义上的联系,但与英语的“gate”却联系甚密,因此“门”可以看作汉语借自英语的新兴类词缀。与“吧”、“的”等英源类词缀相比,“门”在发展中与其核心义素“政治性”逐渐剥离,其语义虚化程度略高于“吧”、“的”,且“门”具有较强的定位性,因此它的类词缀特征更加明显。<sup>[9]</sup>

汉语的“星”作为自由词是天文词汇,但用作类后缀却派生出“歌星”、“新星”等词。而类后缀“星”意译自英语的star,译自英语前缀inter的“际”,在汉语中却“摇身一变”,成了类后缀,派生出“国际”、“人际”等词语。弥漫在汉语中的各种“主义”来自英语的后缀-ism。“国际化”、“现代化”等词语派生自类后缀“化”,而“化”又译自英语的-ization,译自英语前缀pre-的“前”用作类前缀,构造出新词“前现代”等,用作类后缀构造出新词“史前”等。而与pre-反义的前缀post-在汉语中词缀化后派生出“后现代”、“后工业化”、“博士后”等。

(三)受英语派生构词法影响而自我生成的类词缀

目前在汉语中不断涌现的不少属于“新潮一

族”的类词缀从微观上讲可能与英语词语和词缀没有明显关系,但是它们无疑是在宏观上受英语派生构词法的影响而产生的。<sup>[10]</sup>例如,“热”本来是独立词汇地位的形容词,如“天气热吗?”,也可转化为动词,如“把菜热一下”,还可作为词根构成“热情”、“火热”等。这些“热”都有词汇意义,并且都是实在的。而在属“名词+热”结构的“足球热”、“气功热”中,在属“动词+热”结构的“旅游热”、“引进热”中,在属“词组+热”结构的“养花热”、“旅行结婚热”中,“热”原有形容词和动词的词汇意义已经趋于虚化,在构词上产生了抽象的概括意义,并且有了表示词性的类化作用,即用来指普通流行的热潮<sup>[11]</sup>。随着构词能力的增强,“热”逐渐语法化为意义虚化的类后缀。再例如,力度、透明度、开放度等词中的“度”;法官、科盲、电脑盲等词中的“盲”;追星族、傍款族、超前消费族等词中的“族”;关系户、专业户、个体工商户等词中的“户”;小广播、小金库、小报告等词中的“小”,以及股票术语中的盘面、资金面、政策面、基本面、消息面等词中的“面”等。它们不仅数量大,而且能产性强,使用起来非常灵活。

类词缀表现了它的活力,迅速在现代汉语中流传。类词缀保留了较多的词汇意义,因此既具有一般附加构词的优势,又保持了实语素复合构词的高理据性。由新兴类词缀创造的某个新词语,即使是第一次接触,往往也能使人对其意义一目了然。这一表义特点自然成为新兴类词缀构词方式被社会迅速承认并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说,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沈孟璆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汉语的“词缀化倾向”。在这个过程中,类词缀作为由实词向词缀演化的中间产物,它的出现是必然的,这是汉语语法化发展的必然,源于汉语发展的内部原因。同时汉语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吸收外来的语言要素,将其加工改造以丰富、完善自己的系统。近代以来,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密切,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愈加明显。汉语从英语中吸收了一定数量的类词缀,从而使“词根+类后缀”或“类前缀+词根”的派生构词法在五四运动以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表现出新的生命力。因此汉英语言接触促进和影响了现代汉语类词

缀的产生,加快了汉语词缀化的“沿流”,英源类词缀在现代汉语的构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外来语素成功融入汉语大系统的典范。

#### 参考文献:

- [1]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82: 29.
- [2]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49.
- [3] 胡开宝. 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近百年:回顾与展望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5).
- [4] Brenzinger, Matthias. Language Contact & Language Displacement[C]//Florian Coumas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278.
- [5] Craig, Colette G.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Generation[C]//Florian Coumas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

*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262

- [6]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9: 174.
- [7] 王 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31 - 232.
- [8] 程丽霞. 语言接触、类推与形态化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8).
- [9] 郑 蕾. 外来类词缀“门”的初探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8(8).
- [10] 刘英凯. 汉语与英语的共有词缀化趋势:文化顺涵化的镜像 [J]. 深圳大学学报, 2000(1).
- [11] 沈孟璁. 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 [J]. 南京师大学报, 1986(4).

(责任编辑:文爱军)

(上接第 105页)

一般认为,只有在宪法有规定而相应的一般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的情况下才可以援引宪法。而包括《教育法》第 81 条和《义务教育法》的第 53 条、第 57 条、第 58 条在内的我国现行教育法律法规未就流动公民平等受教育权设置任何的法律救济条款。因此,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来说,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宪法司法适用都是正当而且必然的。也只有这样,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才能受到切实而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 参考文献:

- [1] 秦奥蕾,张 禹. 论受教育权的宪法效力——以基本权利的实为视角 [M]//劳凯声.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

3 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41.

- [2] 秦惠民. 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解读一个重要的教育法原则 [M]//劳凯声.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 3 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1.
- [3] 何文强,任泰山. 现行宪政体制下宪法救济之不可行性 [J]. 当代法学, 2003(11).
- [4] 洛 克. 政府论:下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185.
- [5] 肖漪云. 宪法是审判工作的根本法律依据 [J]. 法学杂志, 2002(5).

(责任编辑:黄声波)